# 妙法

佛教·文化·藝術

第六十一期·2014年9月　逢單月發行　非賣品


## 修智大和尚談：慚愧

青楓：佛學的內容，息滅貪瞋痴是經常被提及的，而且還是重要的內容，我們甚至可以說，這是學佛的核心價值。

修智：對了，這句話的確很重要。這是我們學習的南針。

青楓：請大和尚闡釋「貪、瞋、痴」。

修智：我們說要息滅「貪、瞋、痴」，首先我們得追尋一下它的來源。貪，從何而來呢？為何會出現這個「貪」字？祖師說：貪欲的對象有五：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。佛經裡則指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。眼對色、耳對聲、鼻對香、舌對味、身對觸。讓我們探討一下「貪欲與瞋恚」（「恚」，粵音「位」）。「如意」與「不如意」本身就能給予說明，如意容易產生貪欲,不如意則容易產生瞋恚；「期望」所得，得寸進尺，容易產生貪欲，「失望」所求不得，則容易產生瞋恚。我們由此可以理解到，「瞋恚」是從「貪欲」而來的，因為有「貪欲」才會有「瞋恚」，這是相生相成，成正比例的一對孖生兄弟。你想得到，但得不到時，心中即起怨恨，期望有多深，怨恨亦相

## 情義兩心知　連理橄欖樹

大自然是和諧的,人是大自然裡一個「族群」。我們不必以征服者自居，——自以為征服了什麼的，祇是本身的愚痴。

當我們用心去欣賞大自然裡的一花一草，我們便可以看出哪裏祇是人間有情？情在整個自然界裡。

妙法寺園林有好幾棵橄欖樹，其中有兩棵是連生在一起的，那是連理樹。

每次看到這連理樹，總是想到這句子——情義兩心知！

境隨心轉，調整好我們的心情，一切便來得輕安自在。


妙法寺　地址：香港新界屯門藍地青山公路18號
電話：24618567　網址：www.mfbm.hk

對有多深。

青楓：是的，我的感覺也正是這樣。貪念不起，則瞋恚也無從出現，無貪欲則無瞋恚。又請問大和尚，如何可以令貪欲不起？

修智：平時我們說“少欲知足”，你對這話作何理解呢？

青楓：對了，「少欲」與「知足」，究竟是連用還是分別兩句詞語？我的看法是“少欲”而後“知足”，可不可以作這樣理解？

修智：其實是可以連用也可以分別來說的，譬如我們吃飯，無非是為了飽肚與增加營養，如果吃一碗便夠，你就吃一碗吧，這是「少欲」，不去計着是否美味。「知足」呢？是在滿足了基本要求後，即使有人再提供或給予，皆不貪着，不于拿取，而是讓予其餘有所需求者。這就是「知足」。吃飯如此，衣著亦如此，著衣乃為了身體保暖及遮羞而矣。倘若修習慈心，慈能予對方樂，則可對治貪欲；修習悲心，悲能拔對方苦，則可對治瞋恚。

青楓：是否尚有思慮息滅貪瞋的妙方？

修智：我們經常說的一句話：「一個人沒有慚愧之心，禽獸不如！」有慚愧之心是很重要的。這是讓我們時刻反省。沒有慚愧之心就等於沒有反省之心，永遠覺得自己是「對」的。

青楓：我們不妨再三強調一句：「有自我檢討之心才有『慚愧』兩字，這一點很重要」。

修智：慚與愧，其實是兩件事，一如我們說「少欲」與「知足」。慚，是自慚！「愧」，是「愧對」。我們「自慚」，在反省檢討之下，發現應該有的善行却遠遠不足；不應該有的惡行，却偏偏有一大籮。我們「愧對」，在反省檢討之下，發現應給予對方的善行却沒有實行；不應該給予對方的惡行，却偏偏曾經實施。如果我們有這慚愧之心，則貪念便無從生起。無貪欲則無瞋恚。

青楓：延伸下去，最後這個「痴」字便容易理解了。

修智：無反省心、無慚愧心，這就是「痴」。這個「痴」字可不是解作愚蠢，而是不明白貪瞋的起滅，不明白離苦得樂的途徑，不去追尋理解事情的根本。

**青山……** 站在蓮花大殿前方的大平台，不但感受到涼風習習，眼前便是「西鐵」，交通旺暢，且可以遠眺新界美景；最為突出的是讓我們看到屯門那座著名的青山。每次為朋友介紹蓮花大殿時，我總是指着青山問曰：「你們看看這座青山像什麼？」

大家在聯想之際，我揭盅了：「像卧佛！」對，像佛躺在那裡，有鼻子，有下巴，延伸開去的山脉，像躺着的身體……

「嘩，明堂開揚，翠山環繞，加上這卧佛形狀，這風水真好！……」是參觀團裡一把男子聲音說，也不知道是誰，我聽了可也禁不住點頭稱是。

# 觀音像前湧金蓮

妙法寺有一座信眾甚喜歡觀賞遊覽的「假山」。假山下布置上一個魚池，廿多尾錦鯉在池裡游走。這個小小魚池真夠令你雀躍，它有一個瀑布流水，那奔流而下的水，銀光閃閃，配合上淙淙水聲，一下子，讓我們感受到生之躍動！

這小魚池兩旁還有兩株形態生動可人的羅漢松，像兩位守護神那樣守護着洞內的觀音。魚池前方栽種上一棵「地湧金蓮」。這黃澄澄的大金蓮，就如供奉予觀音的一朵心花。

看着眼前景象，猛然想起：啊，真是心思巧布，偌大一個園林，左右兩個入口處均置有魚池，左邊這個動感十足；右邊那一個却是靜靜地讓我們看着錦鯉在優悠游動，這魚池沒有翻滾的流水，却在池上放上好幾盘睡蓮，紅的、紫的、白的睡蓮，靜寂無聲地綻放着美麗。

這一動一靜、一陰一陽、乾坤兩具的魚池布置，頓然使妙法寺園林形成一個和諧构格局。

將完成「歷史任務」的桑耶寺渡船（楊映波攝）

# 將消失的桑耶寺渡船

迷人的西藏風貌不但引動不少佛教徒前往，　一般的遊人、旅客也嚮往這片別具一格的人間樂土。

前往西藏，除了必看的布達拉宮外，相信雅魯藏布江的清麗同樣的牽動遊人之心。

報紙編輯人楊映波小姐是一位文化旅遊熱衷者，本年七月與一眾友好有西藏行。以她的「文化眼」，拍攝了好些「別有內容的風景照」，就像這幅「將消失的桑耶寺渡船」，畫面背後，我們會聯想到歷史，也帶出了不少時移世易的無奈之唏噓。

原來這雅魯藏布江已建造了橫跨江面大橋，那麼，這屬於桑耶寺的橫水渡渡船便完成了它的「歷史任務」，將於今年底結束了。楊映波這幅作品也可謂歷史的見証。

桑耶寺極有歷史價值，它是吐蕃王朝建立的，也就是文成公主入藏那個年代。它是西藏寺第一座佛法僧俱全的寺院。

## 第三種看法

我們經常聽到一個經典故事——半杯水。

當你看到杯裡載着半杯水，有什麼看法呢？這故事便引導我們從「正面」看問題，「啊，還好，還有半杯水！」「負面」的又如何呢？「哎，祇剩下半杯水了！」……「故事」本身是從「正」、「反」兩面看問題，即是「積極」的與「消極」的. 這樣看問題未嘗不是好事。

有沒有第三個看法呢？

在我個人的體會裡，是有的，這第三個看法也不妨拿這半杯水來說，我們看到半杯水就是半杯水，——「不思善不思惡」，無所謂正面，也無所謂負面，你要怎樣看眼前這實實在在擺着的半杯水呢？這時候，可讓我們想起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無執了！空淨了！就用這種心態去看這半杯水。

假如我們看待世間萬事萬物，都本着這無執、空淨的態度，你認為如何？

# 通　　告

茲訂於9月30日至10月2日（農曆九月初七至初九日）舉辦重陽思親法會，虔禮大悲寶懺，以此功德，冀願護法善信，健在者福壽康寧，過逝者往生極樂。屆時至請蒞臨禮佛，共襄盛舉，同結勝緣

妙法寺謹啓

2014年8月

供燈／供花／供果／供齋／附薦先親功德，請儘早到本寺辦事處登記。

# 「知」與「守」

【道德經】裡有一句:「知其白,守其黑,為天下式。」

所謂「為天下式」，是指為天下作模範式樣。這句話且不去理它，倒是想推敲一下「知其白，守其黑」，也就是我們經常掛在咀邊說的「知白守黑」。白，意思光明；黑便是黑暗；是守着愚笨嗎？——是，也不是！我們不要事事露鋒芒，守在「黑」裡有兩重意義，一是不去什麼「行船爭解纜，鋒頭我出先」，而是把自己放在一個內斂、不起眼的位置上，另一個意思是什麼呢？就是想我們時刻記着謙遜。

寫國畫的朋友，可活用了「知其白，守其黑」這句話而創造出「知黑計白」。這話的大前提，是先要我們知道國畫裡的「白」不是像一張白紙的白，這「留白」依然是很有內容的，一如我們了解「心經」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裡的「空」，也不是真正的「空」，仍然是很有「內容」的。

寫畫時，當你真正明白「知白守黑」，這個「守黑」——動筆落墨的時候便會把「空白」計算其中。如果沒有充分理解「留白」在畫面裡的重要，則會「黑」得毫無生趣可言。說「知白守黑」也好，說「知黑計白」也好，在國畫作品裡也正好說明了兩極平衡才能營造出一個和諧畫面。

（平衡，不是平均。倘若「平均」那祇會來得平淡、呆滯，了無生趣，平衡則是指在美學上拿捏的分寸，如大與小、墨色與用筆綫條等強烈對比，因此而產生一種矛盾統一的平衡美感，從視覺與心理上取得和諧，我們不妨咀嚼一下張大千晚年的潑彩作品。）

雖然上述一段話筆者是從寫畫上切入「知」與「守」這話題，作用還是舉一反三，讓我們引伸到日常生活中去，道理都是一樣吧？這種觸類旁通，也正是我們所需的菩提智慧。「知白守黑」的「知」與「守」很具啓發性。

人間禪語

# 悲智雙運

民國初年，軍閥割據時代，一位老法師接受大帥邀請參加素宴。席間，他發現在滿桌精緻的素餚中，有一盤菜裡竟然有一塊「豬肉」。老法師的一位隨從徒弟故意用筷子把肉翻了出來。老法師卻立刻用自己的筷子把肉掩蓋起來。一會兒，徒弟又把豬肉翻出來，想讓大帥看到。老法師再度把肉遮蓋起來，並且在徒弟的耳邊輕聲說：「如果你再把肉翻出來，我就把它吃掉！」徒弟聽到後，就再也不敢把肉翻出來。

散宴席後，老法師辭別了大帥。歸寺途中，徒弟不解地問：「師傅，剛才那廚子明明知道我們不吃葷的，為什麼還把豬肉放在素菜中？徒弟只是要讓大帥知道，處罰他一下。」

老法師說：「每個人都會犯錯，無論是『有心』還是『無心』。如果剛才大帥看見了那塊豬肉，盛怒之下把廚師槍斃或嚴重懲罰，這都不是我所願見到的，所以我寧願把肉吃下去算了。」

素食的目的，是為了避免殺生和長養我們的慈悲心。我們的老法師既慈悲復有智慧。他善巧地避免了一場血光之災（乃至可能是又一次的殺生）。他的修為，已真正達到了悲智雙運的境界。

**李焯芬**（香港佛教學院院長）

清風白雲

# 是非對錯

年紀已一大把，可幸可喜的是今天終於明白「何為是何為非」。

人的一生，充滿「是非」，有瑣碎小事，亦有某些所謂「大是大非」，是非對錯其實是絕無準則可言，有些事情，你站在這角度看是「是」，站在另一個角度來看，恐怕所謂「是」是剛好的「非」。當然，對侵略他國強搶別人這類事情，根本就不用去考慮這「是非題」。

我們經常說的一句話，說什麼「世事無絕對」，對，就是這樣，世事沒有絕對，「是非」本身也無絕對。

很多時候，我們祇不過是以自己的識見、自己的水平去看問題，——這本來也沒有不妥，誰人不是用自己的識見去看問題呢？問題是，如果你用自己的識見，自己的水平去作為判斷是與非之標準，問題便來了！甚至可以說，所有「問題」都是由這問題而來的，我們不是完人，我們不是通才，在這方面可能是專家，但在另一個範疇却相當無知，可是如果我們仍然不自覺地以「專家自居」，而且還在指手劃腳的行使權力，那祇會把事情越弄越糟。

——不用對號入座了，我寫的是今時今日的香港立法會。

**陳青楓**（妙法寺文教發展總監）

# 壇經密碼之六

〝六祖壇經〞，簡稱〝壇經〞。

此〝經〞對於佛教來說，真是繞有深意與新意的別具一格。但如果說它〝離經叛道〞，則似乎過火。它不但沒有違背佛教精神，且能結合實際而大大地有所發展。時下注釋〝壇經〞的著作，沒有一百本亦有數十了，筆者倒想試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這本影響深遠的真正巨著。

青楓謹識

# 「迷」與「悟」

潮流興講「金句」。「壇經」其實是金句處處，而且是甚具實用價值的真正金句。

其中有兩句雖是在不同場合說的，但道理却可互通，是可以讓我們聯繫起來思考。

在「壇經」開始的一章——「行由品」，五祖弘忍大師漏夜秘送惠能，來到九江驛，上船，五祖正要搖櫓，惠能却說：「和尚請坐，應該由弟子來搖櫓！」五祖則曰：「不，該由我來渡你！」此時惠能便說了一「金句」——

「迷時師度，悟時自度！」

「渡」、「度」可相通，且是相關語。「對呀！我不懂的時候，師傅教我；我明白了，懂了，這時候便該好好地自我思考，自我開拓新天地！」

引伸開去，可又教我們聯想到不少問題，譬如寫畫，開始時依着師傅的教導，一筆一劃地臨寫起來（這可謂「迷時師度」），當掌握技巧後，我們便得用自己的筆墨來創作。寫畫如此，其他技藝的學習無不如是　——迷時師度，悟時自度！

在「壇經」裡，還有哪一句會讓我們一下子便把這聯繫起來的呢？如果你經常閱讀「壇經」，相信會很容易便聯想到吧？對，對了，就是第七章「機緣品」裡六祖惠能回答弟子法達所問時說的——

「心迷法華轉，心悟轉法華！」

「法華」，即是指「法華經」。這裡是惠能對法達的解釋：如果你沒有開悟，不明經義，一味的唸，有什麼用？祇是被法華經帶着轉罷了；如果你明白了、消化了，這才是真正學習到法華經，這才是主動地轉法華而不是被它牽着你的鼻子走。

這兩「金句」又有什麼聯繫呢？當然，它們是各有不同的道理可解說，但却同樣讓我們聯想到「迷」與「悟」這個共同點上，我們不妨把「法華經」稱爲無聲的「師」——「迷時法華轉」，即是迷時師度；「悟時轉法華」，即是悟時自度。（從法華經獲得啟悟後，便可從經文裡拓展自己的新思域。）

惠能在說轉法華前，先說上一句十分重要的話——

「口誦心行，即是轉經；口誦心不行，即是被經轉。」

實在的，有很多很多人祇是「被經轉」。如果祇是「搬字過口」，則誦經百遍、千遍、萬遍又如何？放在心中好好地理解以致付諸行動，這才重要。

口唸佛號千遍　何如一念在心

# 獦獠與「鄉下仔」

「壇經」裡有一個很「突顯」的詞語——獦獠（粵音「葛聊」）。

什麼是「獦獠」？是指人，還是指野獸？這兩字都是「犬」字旁，那必然與狗或其他野獸有關；一個「獠」字，更容易聯想到「青面獠牙」，用之形容人，肯定不是一個好詞語，甚至帶有「看不起」之意。身爲高僧的五祖弘忍，何以初見惠能便說：「汝是嶺南人，又是獦獠，若爲堪作佛。」

就是這麼一句，使不少學者專家「上窮碧落下黃泉」地追查「獦獠」兩字之源，如果是從學術角度言沒有不當，甚至可以說得上是令人肅然起敬的學研態度，但如果把「獦獠」兩字痴痴纏纏地與「壇經」內容「綑綁」在一起，我覺得這是毫無必要的小題大作。讀《六祖慧能研究》（第三屆黃梅禪宗文化高峰論壇論文集）一書，內裡有一篇題爲「從『獦獠』音義論慧能成佛的偉大革命意義」的文章，對於「獦獠」一詞便作了詳盡深入的探討，羅列了其他學者的見解而作出比較。從學術角度言，是很好的做法，可是，把「獦獠」一詞牽扯到什麼「關乎能否對慧能身世、『壇經』及其所開創的南禪宗的革命宏旨的準確理解」，這樣說法，是不是真的有點「小題大作」？甚至可以說是「作大」？「作大」者，乃廣東俗語，形容「誇大」。

對「壇經」的研究是不是可以集中在它的核心價值上？更無必要在幾個詞語上大傷腦筋。

「獦獠」在「壇經」裡祇不過是一個「形容詞」，就等於我們說「鄉下仔」，譬如我這樣說：「看你，這也不懂？真是鄉下仔！」

如果我們是這樣理解，那麼，五祖弘忍大師說惠能是「獦獠」祇不過是說他「鄉下仔」而已，既沒有說他是獵户出身（獠，獵也），也不帶什麼侮辱性的，弘忍隨後還說：「這獦獠根性大利。……」又是一句「獦獠」，可見那實在祇是一句很平常、很普通的「形容詞」而已，「這獦獠根性大利」，大可以改寫爲「這鄉下仔根性大利」。

「獦獠」一詞在「壇經」裡還出現在隨後一童子對惠能所說：「爾這獦獠不知。……」可見，「獦獠」不過是一句民間的流行語。惠能對五祖的回話便有這麼一句：「人雖有南北，佛性本無南北；獦獠身與和尚不同，佛性有何差別？」這樣回話，也說明了他對被稱為「獦獠」並沒有什麼不快，甚至可以作為自嘲，一如我們稱自己是「鄉下仔」，這祇是形容自己見識少罷了，有什麼大不了呢？

研習「壇經」，還是讓我們把心思放在它的核心價值上。

美麗的五屯上寺

# 熱貢藝術

每次見到攝影家李志榮，總是問他一句：「最近去過什麼地方？」

所謂「最近」也不是什麼一兩個月，更不是一年半載，幾乎可以說是「上個星期」，就因為他經常的「呢度去、嗰度去」。今天與他

住持講解唐卡

喝茶，說不定明天他便坐飛機飛去「那遙遠的地方」。

好了，這天與他午膳，倒是見他打開電腦在給我看他最近到青海拍攝回來的照片。

這組圖片主要是在青海黃南藏族自治區同仁縣拍攝的「熱貢藝術」。

首先我們認識一下同仁縣，近幾百年來這裡的藏人很多是從事佛教雕塑、繪畫藝術，不但人多勢眾，重要的是技藝精湛，甚至可以說是藏區裡極少見的出色，而同仁隆務河畔一帶，在藏族稱為「熱貢」。

——這下子，你便曉得爲何稱為「熱貢藝術」了吧！而一種藝術態勢能以一個地方名稱出之，可見它有多大吸引力。

「熱貢藝術」是藏傳佛教裡一個很受重視的流派，它的藝術形式包括唐卡、堆綉、雕塑、壁畫、酥油花等，幾乎可以說是包括了藏傳佛教藝術形類的全部。

李志榮來到這地方，不但看到了著名的「五屯寺」，還得到其住持親自向他們介紹熱貢藝術，其中包括十分珍貴的唐卡，還有手鼓繪畫的情形。這手鼓繪畫是同仁藏族六月會祈福之用，藏民拿着這皮鼓手舞足蹈地遊行，手鼓上珍而重之的繪畫上具佛教色彩的圖案，這些繪圖手鼓很受藏民歡迎。

用心地在手鼓上繪畫圖案

李志榮「踏破鐵鞋覓美景」

# 區大為與「文人畫」

在書架翻看一本書，內容是論書畫的，對其中一句話留下深刻印象——

「甚麼是文人畫，首先你是文人，才能談得上文人畫！」

所謂「文人畫」，是不是一定要出自文人手筆呢？今時今日，「文人」的定義跟千百年前，甚至是僅僅百年前，已大有不同了。

過去，讀書人的出路，是做官，舞文弄墨者都是文人，「文人畫」自然地指這一「族群」。但今天，顯然地不是這回事。而「文人畫」三字又如何理解呢？

前些日子，在畫展場合再遇上區大為兄，很久不見，於是約好次天在他那個窗明几淨的畫室聚聚，我們談的話題，也正好是「文人畫」。

與區大為談「文人畫」，是找對了對象，他本身就是一位文人氣質甚濃的文人——讀書人，區大為的書法既有可觀處，而比不少書畫之友更勝一籌的，是他還自己作詩填詞，他更是印章高手。這，全都是文人功架了。

區大為說：「看對方寫的是不是文人畫，首先看他是否有深厚的文化根基，沒有文化基礎，沒有文化內涵，則文人畫三字是無從談起的。」

是的，在今時今日，即使環境令你無法像古代文人那樣甚麼詩、書、畫、印齊備，但肯定一點，你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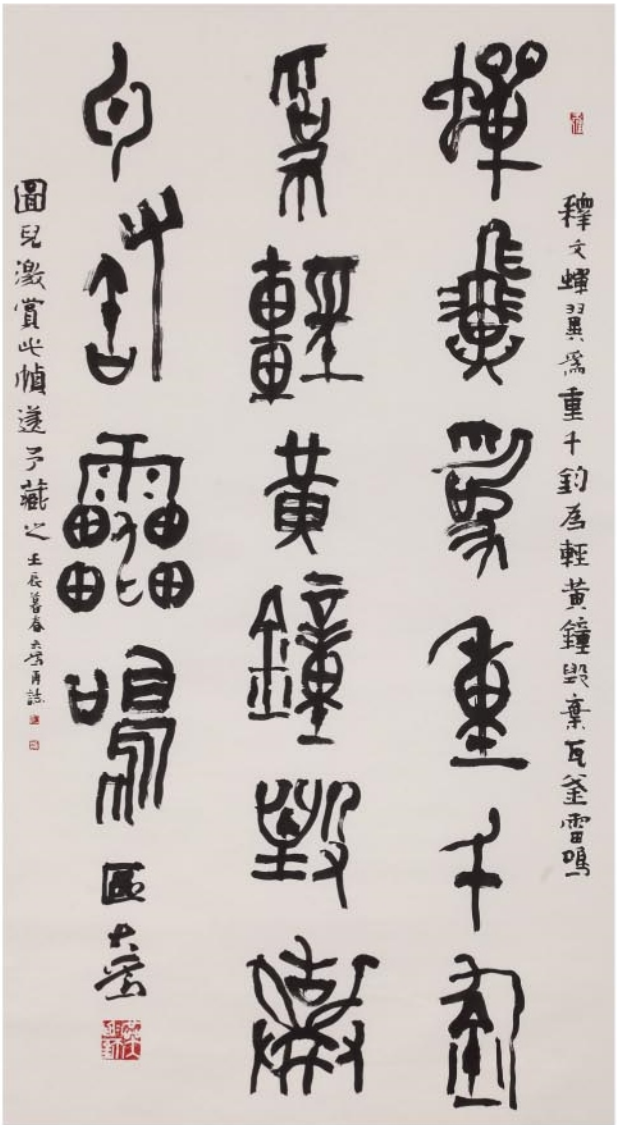
須有文人氣質，如果連一本文化書本也「懶」得翻閱，祇是一味的寫呀、畫呀，這種「死寫爛寫」，充其量祇能成就你為一個「畫匠」，甚至祇是一個「畫工」，「文人畫」三字扯不上關係。

區大為肯定是當下香港書畫藝壇裡較少有的真正「文人畫」畫家，他那有着强烈個人風格的焦墨山水，那些散鋒用筆，背後便隱藏着濃烈的文人氣質。

筆者十多年前出版的首本畫冊，便是以「現代文人畫」作命題，我探索的，就是 「現代」兩字，是希望看到文人畫的延續，看到文人畫的新的生命力，——要有新的生命力，必須在「現代」兩字作認真的思考探索。

蒙大為兄贈我「墨即是色」及「襟抱山開」書畫冊，還有那本他的印章專集，我一邊翻閱，一邊與區兄交談。十多年前，看過他的展覽，今天面對這兩本書畫集，有一個感覺——他的筆墨又進一步地「放」開來了。他寫的完全是「胸襟畫」，也同時喜歡他創作的「舊體詩」，——不是無病呻吟，而是有感而發，你看這一首:

應看破，笑相迎。幾回風雨莫心驚。當途百載婆娑樹，未向人間話枯榮。



# 張約瑟的堅持

如果你是雕塑家，一定喜歡爲張約瑟塑像，原因是他輪廓分明，白髮、白鬚，但一雙眼却炯炯有神。認識他已二十多年了，廿多年來還是一副「老樣子」——真的是「老樣子」呀，二十多年前他看上去像「七十歲老頭」，二十年後今天，他仍然是「七十歲老頭」的樣子，但即使到了今天，他仍未到七十歲呀！

——如果用「傳統」的文人筆下來形容，那樣子可能就是所謂「生活壓人」，特別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小說，總離不開「生活壓人」這「壓人的描述」，不過，對張約瑟來說，這不是什麼「生活壓人」，而是「藝術思考的壓人」吧？他堅持一份理性的形象化表述，用細膩、細緻的筆觸形象地表達他的「寫實作品」，但他這「寫實」是耐看的，是實中有「虛」——虛的是精神境界，過去，我曾「不無遺憾」地對張約瑟說：「如果你把這寫實的情意，放在一個內心世界裡，那多好！」這話怎講？我的意思是：「以寫實的筆觸，用客觀的物象形態去表達內心世界。」——心中的境象，亦即是心境。

隨着歲月的累積，人生體現、畫藝實踐的累積，今天對張約瑟的作品，是有了新的看法。他不是為真實地表現物象而作這迫真的寫實，他是透過這一筆一筆的寫而進入自己的內心世界去。這內心世界究竟是怎樣的呢？真有點兒「子非魚，安知魚之樂」的想法，也祇有他自己才感受到那份愉悅，包括在一筆一筆認真細緻的繪畫過程上所付予的喜悅。——他是在享受那過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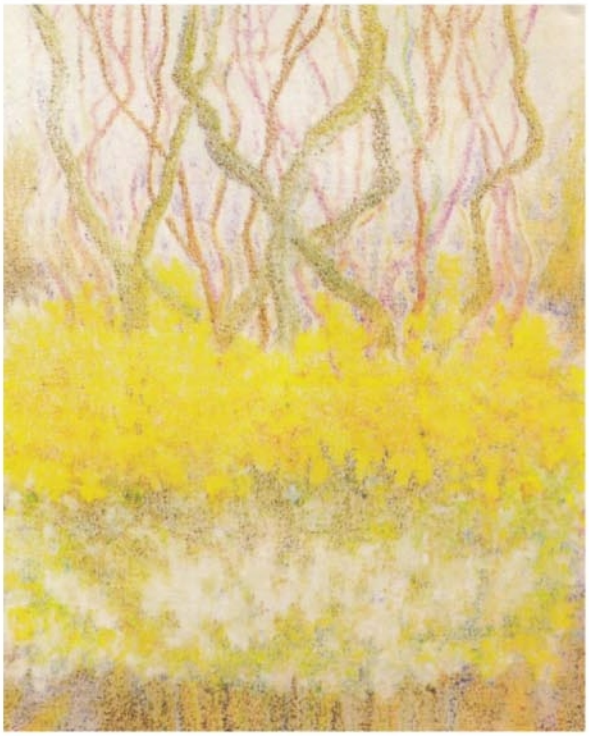
對於另一位朋友——江啟明先生的「寫實」也作如是觀。江先生的「寫實」比張約瑟的還要「深入」，他不僅是如實地像攝影那樣反映物象，我們細緻地看下去，當會發見，江啟明的「寫實畫」是要比攝影還要寫實的。何解？——他作出了「肌理」的分析，把表象的「真實」作了延伸性的放大，乍眼看來，似乎與攝影無分別，實際上是要比攝影的真實更要真實，假如我說這是「非真實

張約瑟作品：「金閣寺後山的柿樹」，（混合素材）

的真實」，可能令你有摸不着頭腦之感，如果我從「佛學」的角度說——這非真實的真實便是「真如」，不知道啟明、約瑟兩位大兄可明白我在說什麼?

在藝途上，張約瑟有多方面可以爲大家介紹。

他堅持，擇善而固執的堅持，但他又同時嘗試多方面的創作元素，包括現代畫與純粹的國畫；他把更多心思放在教學上。說到這一點，絕對不能不說張約瑟的賢內助——高琦女士，她本身是一位畫人，她那些具現代風格的作品，請恕我多言一句，如果她不是「一身三用」，則成績更形突出，她既是家庭主婦，且兼負教育子女，又同時教授兒童畫，在很緊迫下才能擠壓出一點時間來繪畫自己的畫，她犧牲了自己而成就了家庭、成就了丈夫、成就了兩位女兒——今天，兩女兒一是工程師，一是建築師。張約瑟，我告訴你：你太太本身就是一幅絕美的作品。



高琦的作品

# 「篹」作何解？

「得閒無事」翻翻字典，你將會越翻越覺有趣，越翻越愛不釋手。

何也？無他，一字一詞的翻下去，看互相之間有甚麼關聯，就好像填字遊戲那樣，上文下理的連結起來，越往深處發掘，越顯得趣味無窮。

日前，我為了查一個字的注釋而翻看那本商務新字典，不經意看到一個「篹」字，　——這字怎樣讀？作何解？看注釋：篹，粵方言，讀作「慘」；例：「垃圾篹」。

甚麼？長期以來我們都寫作「垃圾鏟」，原來都錯了，想想也有道理，在古代，很多東西都是用竹造的，垃圾之「篹」，亦當如是。

趣味給挑起了，試翻看漢語大字典尋找這個「篹」字，却找不到「垃圾篹」的解釋，倒是有說，「參差」兩字，原本是寫作「篹篋」，也是與竹有關的。再查看「辭海」，亦作如是解釋。

——我說了，翻字典越翻越有趣。很多口語，以為都沒有字義上的根據，是隨意地寫上近似的音、近似的意思然後約定俗成便是，殊不知，當我們追查下去，會赫然發覺，這「口語」不但可以有根有據，而且古雅得很，不少粵語就是這樣。

形容一個人精神不振、做事不怎麼負責的，我們可能會說：「你份人咁無厘搭剎架！」

「冇厘」兩字，如果文縐縐地用語體文來說，那可寫作「沒有些兒」，厘，形容很小！至於「搭剎」兩字，隨意寫個音意就算，你也可以寫作「搭殺」，又或者「搭煞」與「搭霎」吧！可想不到，原來是有這麼一個古詞的。我看到「辭海」裡有「答颯」一詞，解的就是「懶散不振作」，而且很久遠前已使用這詞語了。

——咦，如果我們隨意寫作「搭剎」，咁即係「好唔答颯」嘅！


## 妙法通訊流通處

元朗三聯書店
新界元朗青山公路49-63號

友生昌筆墨莊
九龍油麻地西貢街3-5號昌華商業大廈3樓

文聯莊
香港中上環永吉街29/30號恒豐大廈2樓

## 妙法寺　新界屯門藍地

佐敦商務印書館
九龍佐敦道13號華豐大廈地下

康怡商務印書館
香港鰂魚涌康山道1號康怡廣場2樓

屯門商務印書館
新界屯門時代廣場南翼二樓21/22舖